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尼 采

万志勇 编著



海南出版社

97
WZY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尼 采

万志勇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千字

版 次：1997年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90本）358.00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第一章	幼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在普夫达求学	(7)
第三章	发现了叔本华	(13)
第四章	从军生涯	(18)
第五章	年轻的语言学教授	(25)
第六章	与瓦格纳相识	(30)
第七章	第一部哲学著作的诞生	(36)
第八章	与瓦格纳的决裂	(45)
第九章	女人与鞭子	(51)
第十章	最黯淡的日子	(58)
第十一章	在曙光中寻觅欢悦	(64)
第十二章	独一无二的杰作	(78)
第十三章	最后的光芒	(94)
第十四章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107)

第一章 幼少年时代

1844年10月25日凌晨，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洛肯镇，一个小男孩呱呱堕地了，这个小男孩是卡尔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儿子。看到他可爱的脸蛋和圆滚滚的四肢，夫妇俩心中充满了喜悦。

卡尔是路德派虔诚的教徒，就在离家不远的教区当牧师，在当牧师之前，他曾经在阿腾堡住过几年，在那里他是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四位公主的教育。这四位公主是赫赫有名的汉诺威皇后、康士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和泰莱莎公主。他尽心尽现地教育她们，她们对他也深怀敬意。

卡尔的祖先是波兰贵族，但他本人却受到德国文化的熏陶，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也非常忠诚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并得到了国王的信任。他被指派到萨克森州的洛肯镇去做一名乡村牧师，在就职前，他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一笔钱，作为在洛肯镇时的生活费用。这笔钱数目还算比较大，所以他搬到洛肯后，经济上从未出现过困难。卡尔的妻子名叫法兰斯卡，是一位典型的德国人。她性格温柔、和善、慈祥，而且非常能干。也许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卡尔夫妇儿子出生的日子正好是国王弗里

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他们为儿子出生在举国为国王欢腾喜庆的日子感到吃惊和兴奋，于是他们就给孩子冠上了霍吞索伦王朝弗里德里希·威廉这个名字，这个孩子就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日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尼采的父亲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他对尼采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希望和爱。父亲非常热爱音乐，常常即兴弹奏钢琴，使年幼的尼采受到极大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尼采也开始爱好起音乐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不断浓厚了。

不幸的是，尼采接受父亲的爱总共还不满五年，由于文弱、多病，他父亲在 1849 年 7 月死于脑软化症，当时年仅 33 岁。几个月后，尼采刚满两岁的弟弟约瑟夫又夭折了。亲人接连不断的去世，使尼采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摧残，他犹如一棵刚刚吐芽的小苗，还没有充分地得到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就感受到了人世的凄惨和无奈。从此他幼年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他本来就脆弱的心变得更加敏感、忧伤，这也铸成了他日后抑郁寡欢的性格。后来他曾自己回忆道：“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快乐。一场雷雨时常会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满天轰鸣的雷声和闪亮的电光更增添了我对上帝的敬畏。”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在祖母奥德姆丝的帮助和支持下，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到瑙姆堡，去和祖母和两位姑母住在一起。要离开自己生活了 6 年的洛肯镇，尼采心中充满了惆

怅和恋恋不舍。在他 14 岁时写的自传里，他这样描绘迁居时的心情：“忧郁的晚涛钟声传到前厅，夜色笼罩大地，天空一轮明月，繁星闪烁，我久久不能入睡，夜半时分，悄悄走到院子里，这里停着许多满载的大车，车夫们朦胧的脸庞在小屋里隐约闪现，我简直不相信要去另一个地方安家。这里，我曾品尝过欢乐和痛苦；这里，安葬着父亲和小弟；这里，居民们始终和睦亲切相处，离开这个村庄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天蒙蒙亮，大车穿过乡间大道，把我们运往瑙姆堡，我们将在那里安家，别了！别了！亲爱的父宅！”

在瑙姆堡，尼采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相当于初级中学）。在读小学的时候，尼采可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举止文雅端正，从不做冒失无礼的举动。有一次放学后，尼采正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天空中突然阴云密布，接着便下起瓢泼大雨，小伙伴们都发疯似地朝家里狂奔，但是尼采却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他用帽子遮盖着写字用的书写板，又把自己心爱的小手绢盖在上面，生怕雨水淋湿了写字板……回到家里，他妈妈问他为什么不赶快跑回家，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的尼采一本正经地说：“妈妈，学校的校规说，在离开学校时，孩子们不得在街上乱奔乱窜，他们必须安静地、举止文雅地走回家中。”小尼采的这番话弄得妈妈哭笑不得。

少年时，尼采的身体很孱弱，经常生病，眼睛又近视，更可怕的是，他小小年纪，却经常莫名其妙地头痛，母亲常用冷敷和淋浴的方法给他治疗，让他少一些痛苦。有时，母亲带着小尼采到野外去散步，让他在大自然的清新环境中忘掉头痛。

在学校里，他性情孤僻，很少与人交往。除了偶尔和性格开朗的妹妹伊莉莎白做游戏、溜冰、游泳外，他几乎没有和别的小伙伴尽情地玩耍过几次。在他以后出版的自传《瞧！这个人》中，他曾对自己的孤僻进行了解释，他说自己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清洁本能”，这种本能使他“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看不见的污秽”，正因为这种清洁感使他难以容忍一般人，这给他与人的交往带来了许多障碍。平常的时候，他总是躲开同学们，抱着一本厚厚的《圣经》独自阅读，并且冥思苦想，其神情活像教堂里的耶稣，因此同学们在背后都称他为“小牧师”。

虽然尼采的性格不合群，但是他的头脑相当聪颖，学习成绩很好，做事也很有主见，除此之外，他对诗歌和音乐也情有独钟，并表现出了令人称羡的天赋和才华。他在10岁时，便爆发出了创作诗歌的强烈愿望。在这一年里，他一共写了50首诗，还作了一曲圣歌。他自己在后来曾回忆说，14岁那年，他已经有过三次写诗的高峰期，这些诗歌总体上都带有一种浓厚的忧郁成分，这其中有不少诗是对故乡和父亲的追念、对孤独的歌颂。由于尼采从小已习惯了乡村的宁静生活，所以他并不适应小城瑙姆堡的窄小街道和嘈杂的人群，他总是思念着童年时的阳光、鱼塘和草坪，希望回到美好的大自然之中去。他在一首《回乡》诗中这样写道：“我凭吊父亲的坟墓，/哭了许久的时光。/许多凄苦的眼泪，/流下来滴在冢上。/在我尊重的老家，/我觉得寂寞而伤恻，/因此我常常出去走向阴暗的林中。”在读中学时，尼采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这说明死亡和悲观主义在他幼小的生命中早已播下了种子，从那时候起，他敏感的心

灵就对生存和生活的意义有了朦胧的忧思。

此外，少年时代的尼采对音乐一直非常热爱，这种热爱一直伴随到他去世。尼采对音乐的热爱主要是早年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在瑙姆堡上小学时，母亲还带他去结识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他们的学识和才华使小尼采开阔了眼界，加深了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在他 11 岁时，母亲专门为他买了一架钢琴，并请了当地最好的女钢琴家亲自来教尼采演奏。所有这些，都为尼采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功底，音乐后来成了尼采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之一。

尼采喜欢的音乐家主要有：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贝多芬、巴赫、亨德尔和比才，其中最崇拜也最迷恋的音乐家是瓦格纳，他把瓦格纳视为心灵的知音，虽然他最后与瓦格纳的关系因思想观念的分歧而导致决裂，但是瓦格纳的音乐确实使尼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点，并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使他有信心和勇气向孤寂的生活大胆挑战，奋力拼搏。

尼采还谱写过不少曲谱，并对自己的音乐作品倍加欣赏，在他精神失常前夕，他还自称自己是一个老音乐家，并希望他谱写的一首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能够传世，以此作为人们对他的永久纪念。

除了对诗歌和音乐特别喜欢外，少年时的尼采还很喜欢画画，他喜欢别出心裁地用各种颜色构成多种图案，然后对着这些图画自我欣赏，似乎他画画不是为了表现什么，而只是一种寄托或发泄，后来当他进入普夫达学校后，由于功课太繁杂，他对绘画的兴趣才慢慢淡化了。

总之，少年时代的尼采是一位沉静而多才的孩子，他幼

年的性格和爱好对他以后的哲学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威廉·宾德给了我们最好的说明。威廉·宾德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总结少年尼采的：“他基本的特点是忧郁。从童年时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深思，他心地善良而深沉。虽然还是个孩子，他当时就已经在思考许多大多数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从不去注意的问题了。他从不做任何未经思考过的事情，而且不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充分的理由。此外，谦虚和知恩也是他的两个主要特点。”

第二章 在普夫达求学

1858年，尼采以优异的成绩从瑙姆堡学校毕业了，同年10月进入了普夫达文科预备学校，这所学校离瑙姆堡不远，只有四英里，但是尼采必须住在学校里，因为这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寄宿。普夫达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以古典主义教育和严格的管理而闻名。这里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文教师，学生也多是一些特权阶级的子弟。这所学校曾培养了不少有名的人物，比如诗人和戏剧作家诺瓦尼斯、哲学家和爱国者费希特、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施莱格尔等人，他们早年都在这里接受过教育。

在这所管理森严的学校里，尼采每周必须学习6个小时的希腊文，还要学习拉丁文11个小时，后来才改为每周学习拉丁文10个小时。在所有的语言中，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比较难学的，普通的孩子都觉得这两门课枯燥乏味，提不起兴趣，但是尼采却不一样，他不仅不讨厌这两门课，而且学得津津有味。在所有的课程中，他最喜欢希腊课，他常一个人在别人都已入睡的时候，安静地阅读古希腊文献，有时因入迷和过分投入书本，竟然一直读到第二天拂晓时分。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阿那克里翁等人的思想和作

品，如一阵春风吹进他的心田，给他带来了一种全新而欢愉的感觉，他像久旱的禾苗，拼命地吸收这些文化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养料，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心中埋下了崇尚希腊精神，反对基督文化的种子。

在这个时期，由于他对希腊神话的过份热爱和崇拜，他曾计划与同学宾德共写一部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戏剧，并着手收集了希腊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大量材料，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要尽量写得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动人心弦，总之，要写得惊人。”此外，他还对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的诗歌十分喜爱，因为这个原因，他与同样喜欢阿那克里翁诗歌的同学保罗·杜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保罗·杜森一同交流心得体会，有时两人还一同朗读阿那克里翁的诗歌，共同的爱好使他俩互帮互学，彼此在学业上都获得了长进。后来，保罗·杜森成了基尔大学的哲学教授，同时也是著名的印度哲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在尼采死后的第一个周年，保罗·杜森写了一本《回忆尼采》的著作，这本书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自己与尼采在普夫达求学时期的学习情况和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

除了对希腊和拉丁文化感兴趣外，尼采还认识到研究德意志的古典作品、学习历史和地理以及外国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普夫达学校，他认真研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同时也认真阅读了席勒、歌德、贺德林、拜伦、莎士比亚和卢梭的作品。在这些人当中，他对贺德林、莎士比亚和卢梭最为崇拜。

这个时期，尼采的读书量极大，他的文学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不像普通的德国人那样，对歌德总是持有浓

厚的兴趣，他的兴趣转向了浪漫派的代表诗人贺德林。在他17岁时写的一封信里，尼采表现了对贺德林诗作的深刻独到的理解。贺德林诗中所表达的深沉忧郁和对故乡的思念，激起了尼采对少年时代的无限追忆，贺德林对德国文化某些痼疾的批判，正是尼采在思索中想要表达而难以说清的思想。贺德林对德国文化的精辟见解在尼采的眼前点亮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为以后尼采深刻地反省德国的社会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叫人感到遗憾的是，尼采以后也像贺德林一样发了疯，这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他们共同的性格倾向所至。

除了贺德林以外，尼采这时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莎士比亚也十分欣赏。1867年冬天，尼采曾反复建议他的妹妹伊莉莎白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告诉妹妹说：“莎士比亚向你展现了如此众多的强者，他们粗犷、刚强有力，而且意志坚定。我们的时代正是缺少这样的人。”此外，他对卢梭也非常欣赏，当他读卢梭的《爱弥儿》后，心中一度曾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卢梭的才华和见识让尼采钦佩不已，他激动地说：“从卢梭那里你可以俯拾自然流畅的文字，也可以学到你一定要信奉不渝的学说。”

在普夫达，尼采写诗的爱好继续保持着，不过他对写诗和自己的诗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自己9岁以前的诗只是描写奇怪的海上风光、风景和烈火，而且冗长啰嗦，没有半点艺术技巧。而9岁以后的诗就能用委婉动人的笔调和华丽鲜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了。他决心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并打算用更多的功夫去钻研诗歌，甚至准备每晚写上一首。但是由于功课太紧，尼采写诗的计划只好搁置起来，这个时期他的诗作还不成熟，情感飘忽性很大，尽管如此，他还是写

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篇，比如一诗名为《年轻的渔家女》，就写得哀婉细腻，韵味深长。诗中曾这样写道：“我遥望而悲泣，/看不见片帆回航。/又忧戚，又孤零，/悲恸扯断了肝肠。/迷雾飘散，/太阳在那边升上——/只有他才会知道，我为何这样忧伤。”

除了写诗外，他对音乐的热情也丝毫未减。他到普夫达学校不久，就成了学校合唱团的一员。另外，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宾德、克鲁特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文学和音乐的小团体——“德音志”社团，他们每人每月提交一篇文学或音乐作品，彼此交流和批评。同时他们还自筹经费，订阅了《音乐报》等刊物。尼采经常与朋友戈斯多夫到学校的琴房里去，在那里他会即兴弹奏钢琴，而且发挥得极佳。戈斯多夫曾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我不认为贝多芬会比尼采在即兴演奏时更动人，尤其是在天空出现雷鸣的时候。”在此期间，尼采的音乐兴趣开始发生变化，从古典音乐转向了现代音乐，他认为现代音乐也是有着很多魅力和潜质的。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开始考虑把音乐作为自己将来的职业，并非常严肃认真地创作了一首名叫《受苦得自然之旨》的乐曲，而且还参加了学校一个名叫《十八岁的上校》剧本的演出。

由于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尼采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浪漫而富有想象力，也越来越大胆，他开始对基督教的严规戒律感到了厌倦。1862年4月，尼采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短论《命运和历史》(Fate and History)。在这本书中，尼采对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圣经》的权威、神灵的教义等内容都表达了初步的怀疑，他说：“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人类自身是否仅仅是整个宇宙、整个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时期，

也不知道人类是不是上帝的主观表现形式……人类自身是一种手段呢？还是一个结局？”从此，他对上帝这个偶像越来越不相信了，他对神的思考也越来越多了，他开始以为神只是人类虚设的一个瓷器，人可以塑造它，也可以打碎它。伴随着对上帝的怀疑，尼采的哲学思想也开始慢慢萌生着，他开始相信自由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他在给朋友宾德的文章中说：“绝对的意志自由和独立的命运会使一个人臻于完美的境地，而宿命的原则却使人成为丧失自我的机械人。”与此同时，他对以前的哲学也渐渐地表示了大胆的不满，他说：“在我看来，所有以前的哲学都像古代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所有的努力目标总是想直接升入天堂或在地上建造天堂。”在进行着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的时候，尼采对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幸福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1863年，他在给姑妈的一封信中说：“慰藉你心灵，美化你生活的是你内心的祝福而不是外在的恩惠，那些物质小利都是微不足道瞬息就会失去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尼采打算不去过一般世俗人所过的平庸生活，他要追求一种精神始终充满欢乐的理想生活。

在普夫达学校毕业之前，尼采结识了美丽多情的少女安娜·莱德尔，他们在一起非常幸福地相处过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年龄太小，他们又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学业，他俩终于分手了。尼采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尼采在普夫达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内容是关于6世纪希腊诗人西奥格尼斯的论文。在文章中他把热心拥护着贵族制的西奥格尼斯与普鲁士容克贵族们作了比较，并对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保守和狂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即将从普夫达学校毕业时，尼采确立了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他在后来的自传简历中写道：“为了未来的求学，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原则，抑制自己兴趣广泛却一知半解的倾向，培养自己对某一专业的兴趣并且探索它的最深奥的秘密。”这样他就决定放弃从事他所热爱的艺术的想法，而立志去钻研语言学。

他打算从语言学入手，致力于古典问题的研究。而在这之前，他已对古典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钻研。在对古典问题的探索中，他发现德国戏剧起源于史诗，而希腊戏剧则发源于抒情诗并且含有音乐的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种认识在他后来的第一部史著《悲剧的诞生》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

1864年9月底，尼采从普夫达学校毕业了，结业时，他的宗教、德文和拉丁文课程都获得了“优”；希腊文课程获“良”；法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等课程获中等成绩，唯有数学不及格。

从普夫达学校领到毕业证后，尼采与朋友保罗·杜森在家乡瑙姆堡痛痛快快地玩了半个月，然后又到莱茵地区去度假。在度假期间，尼采与保罗的家人一起庆祝了自己20岁的生日，他为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欢呼，过完生日后，他就乘船去了波恩，在那里他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